

## 前程·往事

寒影

四十年后的今天，假若你、我、他打算回顾当年八十多位同窗留在我等心中残留片断印象；有鲜明深刻的，也有模糊不清晰的，更有空白一片的。尤其是男女同学占太多数的还背负着封建的包袱，其次家庭的贫富差距之大，迫使家境清寒的男同学抬不起头来。仅就这两个原因就足以证明同学之间的认识与交往编织了如此之极大的隔膜。

多年前一些长辈曾对我们说：“南洋大学的同学尽管在苦难中挣扎而完成了四年的学业，但是，他们之中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美好未来憧憬的心思。”

我们不知道一些长辈所说的话是不是有他的证据，也不知道我们当年的理想、抱负及追求未来的美梦是不是曾经体现在那一方面，其次前些日子流行的“南大精神”到底是谁人的口编造出来？是否也让第一届中文系沾一点光？啊！四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当中眷恋着往日苦辛的岁月的还是不乏其人。也许，“困苦使人思索，思索使人聪明”。这句话长时间一直留在他们心中。

我们看一看杨忠智，太太是博士，女儿都取得比他更高的学位，从事出版与书籍批发商几十年，我们的老

师刘太希教授等著作均由他一手出版。其尊师、专注于儿女教育的精神与关怀儿女无微不至之表现，不能不令人羡慕。

林通光，毕业后从事报业服务，一做就几十年，卒为该报之领袖，一生撰写文章。如果有人乐于作个统计，其文集应该有好几本。可惜的是：离校四十年间，有机会和他们见面叙旧的同学毕竟是寥寥无几。

冯仙葵，一生投入教学工作，备受校长同事学生的尊敬与爱戴。根据刘森发说，二十多年前在立达中学评卷时在一起工作，下班后由刘森发送她，因为她们住大巴窑隔两条马路。可是，在不久后，她便得病逝世。当年聚餐会还未成立，因此，我们不清楚在她丧居期间有无同学前往吊丧。如今想起来，这未尝不是一桩遗憾万分的事。

鄯丽娜是个不苟言笑、态度十分庄重而严肃的同学。我们同学四年同窗之日，未曾和她交谈过半句话的人应该是不少。这并非是她傲慢、自大，而是她矜持，沉默寡言的个性使然。她在辞世之日到底有几位同学前往探丧，我们不太清楚。这又是我们另一桩感到十分遗憾的事。

“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好些人都能接受这么一种看法和想法。正因为这样，人家要了解我们，我们要了解别人（特是相聚四载同窗的人），很自然的便增添了隔阂。如果你们深思一番，这未尝不是件坏事，尤其是家境清寒的一群同学。

四年南大求学的生涯，对家庭富贵的同学来说，可能极短或者不很长，可是对家境清寒的工读生来说，不但是太长太长，而且感觉到很累很累了。时间的长短在不同境遇的人显然有很大的差距。在两个极端里散发出两种不同的音调。一边是高昂的欢悦和笑声，另一边则是低沉的伤感与叹息。

四十年前的往事，追忆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我们的聚餐会就开始，肯定不是《那晚 在眉山》，那么我们的遗憾将减至最低点。我们在追忆往日的陈年旧事时，留在这书中的点点滴滴将提升到一倍以上。同学们，往事不堪回首，奉劝大家多多保重，假设上帝恩待我们，保佑我们珍惜我们五十年再见，另一专辑可能会更多伤感的文章。不管怎样，我们都乐于期待，乐于分享同窗的欢乐与悲伤。